

☞ 苦口甘口

唤醒人们钝化了的的自然情感

——《与虫在野》创作谈

半 夏

电灯泡被人类广泛运用以前,隐秘又宁静的田园村落举目皆是:人类拓荒者的历史遗迹存于乡村建筑的墙上窗棂上瓦顶上,每个安详的早晨与傍晚,炊烟四起。太阳照耀着山冈时,树叶在风中轻轻摇晃,叽叽虫鸣平添人世生机,雨幕落雪都是闲看的风景;太阳落下的暮归时分,耳畔传来人类深沉的低吟或者高歌,那是把时间拉长把空间无限打开的舒缓,那是梦一般的乡村圣歌。那时,有人生活着的乡村是真的灵魂家园,是人类站起劳作,坐下躺下便可依赖的精神原乡。

2014年5月的一天,我偶然用手机拍到雨后美人蕉叶片上的一只绿头苍蝇,细看,它竟然长得那么漂亮!从此我开始迷虫拍虫。这过程中,我决定写一本“与虫书”,而我的虫书绝不写成一本科学的专业论著,搞科普。我拿我人类的两只单眼与虫虫们的复眼对视,我发现,我与虫可以沟通。这本书并非仅仅是观察摘要,也不是虫虫的歌颂史赞美诗,我只是想跟你——我的读者说,我们要跟自然界里的这些小东西玩好一点,它们的生存技艺非凡智慧令我肃然起敬。

如今,智能机器人正在很多行当里代替人类工作,而且做得非常好,人类将被闲置一边。如是,人类将如何排遣正涌向他们的无穷无尽的虚无感?敏于行的人已真正地杞人忧天起来,开始为未来焦虑。智者说唯一的方向是空出来的时间除了锻炼身体之外要用来提升精神生活的层次,比如进行文学的艺术的自我修为,除此,需要多跟自然相处,且要好好相处,在自然中自在地活着。

我大学读的是生物学植物专业,毕业即放弃。后来在平面纸媒工作,业余文学写作。如今自认感知力在钝化,心智不再活跃,文学世界变得苍白、单调。文学评论家呼吁,作家要从闭门造车的密室写作走向旷野在场的写作,作家灵



魂眼界要开放,要重新面对现实发言。有评论家说:一个作家,在一己之私以外,还要看到一个更广大的世界值得关注。旷野是指在自我的尺度之外承认这个世界上还有天空和大地,人不仅在闺房、卧室里生活,他还在地上行走,还要接受天道人心的规约和审问。

而我认为这里说的天道人心规约还不够,人不应只局限于人类的世界,人还应多多关照到这个星球上的其它物种。人类一直沾沾自喜于每一次对付自然的胜利,却一直回避漠视自然对我们的报复。有一种道德是自然之大道,老子《道德经》示我们要“道法自然”!

现在,人类开始担心自己创造的人工智能终将把自己毁灭,看看电影《银翼杀手2049》吧,人类描绘的未来故事,并非只是虚构,电影里的人类被起义的生物人一再干掉。杀虫剂灭了虫子,杀虫剂也在灭人,食品安全问题光提有何用?科学技术的发展影响只是正面的么?是否忽略了其负面影响?经济全球化,地球温度上升,气候恶劣成没有理性的“疯子”,生物物种多样性的生态一派凋零相,地球上人类的独断专行正自食其果。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他

人,人与自我的关系,在现代化生活的高速流变里拧巴起来。

我的另一本书《看花是种世界观》采访了中国当下最有影响力的博物学家、北大教授刘华杰先生,他竭力倡导博物学文化,提醒人们反省现代性逻辑,欣赏自然之美,追求天人系统可持续共生,接续传统,从“无用而美好”出发,着眼生态文明,重塑人类质朴心灵。

步前辈博物学家的后尘,我写我的在野闲微,我要把个人对自然界瓜葛不断的深情与引得我兴趣盎然的世界冶为一炉。

只要是假日,我都身心在野,在野,就是在田野、乡野、山野、旷野、荒野,在野是一种姿态、外逸,逃出框定,这种姿态可以让我一下子就弃了纠结着的小我,没人自然中,与自然融为一体,看花时变花,看虫时为虫,像是天地小了,心胸倒开阔大气起来,所有烦忧被山风吹走。

《与虫在野》由广西师大出版社2019年8月发行,出版以来获第二届中国“十大自然好书奖·自然生活奖”和第四届《十月》杂志评出的“琦君散文奖·特别奖”,入新浪2019年度好书榜,入封面新闻2019年度全国十大非虚构作品榜,入全国机关企业2010-2019十年科普书单50种书目、“华文好书”“全民阅读·春风榜十大科幻博物好书”“云南十大好书奖”等等奖项和推荐榜单。并受到国内众多媒体的关注。

《与虫在野》是我对人与与自然关系的思考,是有具体时间地点的生态观察笔记,我不是昆虫分类专家也非生态摄影师,我一直用一个手机近距离地拍虫子,我就想通过这本书告诉人们:你只要拿起一个小小手机,你就可看到美丽新世界。虫子存在于地球亿万年,它们的生命有尊严。可喜,世界生物多样性保护大会拟于今年在云南召开,生物多样性意味着特有性、丰富性和脆弱性,云南是中国生物多样性保存较好的一个

区域,但情况并不乐观,六年前我在滇池湿地附近就能拍到两三百种虫子,现在常常仅能见到苍蝇、蚊子,我需要走到更远的地方去才能拍到稍微独特一点的虫子。生物多样性的生态平衡一再被打破,而外来生物入侵事件(比如紫茎泽兰、福寿螺的疯狂繁殖)屡屡发生造成物种的单一性恶果,这不仅仅是景观的破坏更是生态平衡的万劫不复。

《与虫在野》的写作令我自觉自愿地做了中国博物文化复兴的践行者和观念传播者。走向田野山野荒野,用文学接驳自然情怀,我真正地觉察到人类与草木虫豸是命运共同体,人类要与野性的生命同呼吸共命运,最终实现生态文明。

习近平总书记在《建设美丽中国——关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的生态文明建设》这篇文章中说:“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人与自然是关系是人类社会最基本的关系……自然是生命之母,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人类必须敬畏自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保护自然就是保护人类建设生态文明,就是造福人类。”

保护环境爱护生态是生态文明的初心!抱着这样的初心,受阿里巴巴公益基金会邀请,去年12月23日我到云大附中给两个校区(现场+直播)约1000多名初一年级的师生作了一场《向自然学习 寄情自然保护自然》的讲座,受到师生们热烈欢迎,相信中国博物学复兴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生态坏了,自然便无序。一场史无前例的瘟疫正袭卷全球,这是人类破坏自然产生的恶果之一,但疫情期间,大自然也得到了片刻的喘息和修复。所有的生命皆须敬畏。生命的周期节律如复调音乐,声部各自独立却又和谐统一,万物生,生生不已。和光同尘,自然自在。

现代人感知自然的触觉已失灵钝化,那就需要唤醒。

☞ 娜嬛缜珍

抗战时期一位重要的云南作家

杨继渊



中国抗战时期华北沦陷区有一位重要的作家,他就是云南武定籍作家谢人堡。

中国抗日战争沦陷区文学,在小说创作方面,华北出现了一批青年作家,他们的作品主要收入“新进作家丛书”,共10种;北平新民印书馆出版的“华北文艺丛书”,共8种。丛书作者中,云南武定籍的谢人堡是当时较为活跃的“新进作家”和校园小说家,他的长篇小说《春满园》《逐流之歌》《月夜三重奏》,对男女知识青年矛盾、苦闷的心理作了深刻的刻画,视野逐渐跳出了“小我”,自觉担当起了社会观察和批判的职责。他的小说在当时颇有影响,其文学成就就是值得充分注意和研究。

据徐翅翔、黄万华编著的《中国抗战时期沦陷区文学史》介绍:“谢人堡,原名谢仁甫(1915—?),云南武定人。1940年毕业于北京辅仁大学,后致力于小说创作。主要作品有短篇小说集《葡萄园》和长篇小说《春满园》《逐流之歌》《月夜三重奏》,都出版于1942年至1944年之间。”而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张重岗在《原乡体验与钟理和的北平叙事》一文中对谢人堡有评论说:“谢人堡乃是华北沦陷时期的一位校园小说家,当时较为活跃。谢人堡的故乡云南武定,山川清秀,孕育着诗情画意。在北京辅仁大学读书期间,他追求进步,热爱祖国传统文化,开始积极向《晨报副刊》《麒麟》等杂志投稿,他的文笔流利生动,才华名震一时,不知道的人还以为作者是位教授呢,已经成为了名满华北的新文学进步作家之一。”

关于谢人堡的作品及发表、出版情况,我们可以大致了解到以下一些情况——谢人堡入华北求学时,日寇铁蹄下的华北,竟沦为“孤岛”。几年中,他经历了沦陷区的畸形繁荣,感受到了抗日爱国志士们怎样用自己的正义行为表达不愿做奴隶中国人民的爱憎,也亲见日本侵略者的铁蹄凶残地蹂躏中华大地。面对现实,他以积极健康的精神,开始发奋写作。1940年谢人堡从北京辅仁大学毕业后专心于小说创作,同时积极参与了《国民杂志》的编辑工作,结识并培养了大批进步的新文学作家,扩大了自己会在社会上的影响。

他的小说题材主要是取材家园故土,这些作品既充满对故土的怀念,也以诚实的笔端触及到“故园”人生活中的痛苦与不幸,而战争等因素更增加了“故园”悲情,“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作者对“故园”中贫穷、脏乱及颓废、怠惰、猥琐、腐化一方面予以揭露,另一方面也以五四精神武装起来的知识分子视点理性地观察民众的生存状态,作品中还洋溢着中华民族抗日必胜的信心。

谢人堡的短篇小说集《葡萄园》,1942年3月由天津建筑书店出版。书中,作者“谢人堡”后特别注明“云南武定人”。告诉读者,这是中国抗战时期华北沦陷区云南武定籍作家。该书收入小说22篇。其中写“乡野生活”的有《曾井》《新宾》《河门一夜》《凤子》《守夜人》等篇什。这些作品大都洋溢着浓郁的家国情怀,既有童年的飘逸情趣,又有一份山乡风俗的独特美感,有一种对贫贱者深表同情的感受,也创造出一种张力四溢的审美效果。

谢人堡的长篇小说《春满园》《逐流之歌》《月夜三重奏》都于1944年由马德增书店出版。马德增书店是抗战时期沦陷区华北的一家民办书店,出版过一些书籍,文学方面如1944年出版的谢人堡的长篇小说《春满园》《逐流之歌》《月夜三重奏》,1945年出版的当时台湾旅居大陆著名乡土作家江流(钟理和)的小说集《夹竹桃》,雷妍的小说《少女湖》等。在中国出版史上,像抗战时期马德增书店这样小的出版机构为数众多。到北平沦陷后,出版业更遭受重创,书局和出版量锐减,位于北平东安市场的马德增书店不久也就结束了短暂的出版历程,寿终正寝了。

北平《晨报》的“晨报副刊”,早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初期,和《民国日报》的副刊“觉悟”、《时事新报》的副刊“学灯”以及《京报》的“京报副刊”一起被誉为五四时期的“四大副刊”,刊载过许多有影响的新闻文学作品,鲁迅的名篇《阿Q正传》最初就是在《晨报》的“晨报副刊”上连载的。到了1938年北平沦陷时期,随着大批文化人的相继撤离,除了周作人等少数名作家在上面刊登作品外,名家文稿已经很少见到,谢人堡等“新进作家”成为了支撑版面的生力军。

《麒麟》杂志创刊号于1941年6月,在长春面世,系月刊,终刊于1945年,共刊出46期。杂志拥有广泛的写作队伍,不仅有东北本土的通俗作家,还有不少华北新文学作家,谢人堡就是其中之一。

谢人堡作为中国抗日战争时期华北沦陷区一位新文学进步作家,十分热爱健康向上的中国新文学,把它作为自己接受新思想、认识新事物的一个重要渠道,他勤于写作,也鼓励别人写作,常常在创作上无私地帮助他人,对追求进步的新文学青年怀有不同寻常的爱心、耐心和责任心。1945年,旅居北平的台湾乡土作家钟理和到了而立之年,这一年的4月,他的第一本小小说集《夹竹桃》以“江流”为笔名,在北平马德增书店印行,该书出版后,当时被誉为“北平文化界人士”的谢人堡还热情洋溢地写了一篇短评,文中介绍说:“在这一个短篇小说集中,第一我们可以看出原作者对于生活立场所抱的观点,第二我们更可以发现江流先生在文艺间所显示的个性。”

华北沦陷以后,中国新文学的文脉没有中断,翻译活动亦没有中断。1940年辅仁大学西语系毕业的谢人堡就发表过《中国翻译文学史》《论林语堂》等文章。这些翻译理论文章,是中国翻译文学史上珍贵的历史资料。

不知道什么原因,20世纪40年代后,谢人堡的创作突然沉寂了下来,他好像是索性放下了手中的笔,像一颗流星一样默默地消失在历史长河中。好在历史对每一个人都有一把公正评价的尺子,历史不会忘记对历史、对民族有贡献的每一个人,相信谢人堡的作品会永远鲜活地留在20世纪中国抗战时期华北沦陷区文学的史页上!

(书影配图:郑千山)

☞ 云岭阅读

云南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集成与流香

吴兴葵

任何民族的文学之花,都是生长在本民族的沃土之上的。其一根须,一杆杆,一叶脉,一花香,一甘果,无一不是本民族的灵气与生态、精妙与美好,从风雨历程到欣欣景象,正可谓是“沃土无声,繁花春雨”。

在这个手机阅读成为掌上炙品的时尚年代,我自信对于纸质书本的喜爱和品阅,一如既往,多年未变。因此,当有20卷之巨的《新时期云南少数民族文学作品选》放在书桌上时,面对着这封面米黄、图文设计富有民族元素感的书籍,心中满是惬意。

说实在的,对新时期云南少数民族文学作品的广泛接触和认知,对云南少数民族作者及其作品的了解与阅读,我都是从《新时期云南少数民族文学作品选》开始的。此前,只是单一或零碎地在一些报刊媒介或个人单集、地方史志上读到一点,但从未像这套选集一样,可以如此多地通过文学作品解读如此多的少数民族的方方面面,比如痛苦与喜悦,幻梦与追寻,鞭笞与颂扬,相陋与华美,撕裂与前行,从黑暗奔往光明,从愚昧迈向文明,从贫弱走向富强,等等,令人时而喟泪共伤,时而欢欣同乐。这套选集的少数民族作者,如星云集,各显光辉,作品如花海时空,释卷余香。

这套选集,是在中共云南省委宣传部支持下完成的,是云南少数民族文学发展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新时期

云南少数民族文学成果的大梳理和大检阅。同时,也是落实云南努力成为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的具体体现。

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做好民族工作,最关键的是搞好民族团结。作为拥有少数民族种类最多的省份,维护民族团结始终是关系云南改革发展、边疆巩固、社会稳定和各族人民福祉的大事,而文学是促进各少数民族之间相互了解、相互认识的重要手段。云南世居的25个少数民族,以其自身的独特文字表达丰富着社会主义文学事业的同时,也为边疆民族的团结和谐作出了贡献。《新时期云南少数民族文学作品选》的编辑出版,目的是让云南少数民族文学有一个展示自己在新时期以来文学成就的平台。

选集由云南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收录了布朗族、基诺族、德昂族、独龙族、白族、怒族、佤族、景颇族、普米族、阿昌族、拉祜族、纳西族、傈僳族、傣族、哈尼族15个云南独有民族和彝族、壮族、藏族、回族4个共有民族,计19个少数民族的文学作品。共计735万余字,其中录有小说195人218篇,散文370人523篇,诗歌285人852首。作家阵容强大,作品琳琅满目。

选集自2014年8月决定编辑,至2020年春全面呈现给读者,历时近6年。由于各少数民族作者分散,各民族文学发展不平衡,编辑过程中所遇困难可以

想见。在各分卷编委、编辑的辛苦努力下,这套有益于民族团结、民族进步、民族发展,凝聚民族力量的选集终于完成并出版发行。这套具有较强资料性和研究价值的百科全书式少数民族文学作品选的同世,为了解云南少数民族文学的现状和发展,提供了有价值的文本。

中国是一个拥有56个民族的大家庭,民族团结、平等、发展、共进,是各族人民的生命线,是关系到各族人民福祉的大事。而文学则是促进各少数民族之间相互了解,相互认识,相互理解的重要手段。云南全境有25个世居少数民族,因此,云南少数民族文学的创作与发展,对全国少数民族文学的整体发展有着非同一般意义,是中国多民族文学集体合唱中重要且不可或缺的部分。

云南独特的自然环境和社会人文环境,造就了云南少数民族文学的魅力和特征。新中国成立后,在党和国家的重视与支持下,云南少数民族文学从之前的口头文学创作与传承常态中走出来,最终呈现为一片灿烂星空,众多的少数民族作家用自己的热血,用手中的笔在反映社会生活,熔铸灵魂,讴歌勤劳善良,张举康庄幸福,颂扬追梦,释放正能量等方面发挥着独特的作用。

自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的各项民族政策和相关工作的落实,使得相对落后的少数民族文学有了新的历史机遇、有了新的动力、活力,各民族都从无

到有,从少到多地涌现出了本民族的文学创作者,有了本民族作者的文学作品,在这样的大背景、大机遇、大发展的氛围里,《新时期云南少数民族文学作品选》的出版,是中共云南省委宣传部支持的结果,是众编辑与作者的收获,也是国家和民族发展与繁荣的必然。

选集中的文学作品,由小说、散文和诗歌三大文体集结而成,各分卷主编或编委会成员,基本上就是由本民族的作家或专家组成,他们一方面用自己的笔撰写着本民族相关的精彩故事,同时也作为编委用自己的智慧和汗水为本民族的文学作品选材。选集收录的作家和诗人,是云南各少数民族文学力量的代表,也是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的重要群体之一。他们具有民族性和当代性的作品,在云南,或是在全国,都是当代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作品的“小百科”。我们相信,通过这一扇窗口,我们可以看到,这些云南少数民族作家和作品的后面,还有着浩浩荡荡的创作队伍,还有着云南少数民族文学更加灿烂的明天!

儿童阅读要“多吃杂粮”

楚小韩

我历来认为,对于成长中的孩子,必须要多阅读。多阅读,不仅意味着阅读量要大,还意味着阅读面要广。

事实上,人的阅读也是一种进食行为。我们吃食物,是为了促进身体发育,确保生命延续和身体健康,这是一种物质生活。我们阅读书籍,则是为了促进精神成长,提高生命质量,彰显人生价值,这是一种精神生活。如果出现偏食行为,将会营养不良,影响精神发育和精神成长,从而导致人生缺陷。

也就是说,儿童的课外阅读,必须要“多吃杂粮”。

曾经有人问我,倘若读那么杂,能记得住吗?我想强调的是,孩子进行课外阅读,只要能够引发相应的感受、认识、共鸣和思考,留下大致的印象,孩子的阅读目的,也就基本上达到了。

想进入专业化和精细化的阅读,必须以广泛的阅读为基础。没有广泛的阅读积累,就没有专业化和精细化的阅读效果。孩子阶段的主要任务,就是要“多

吃杂粮”,扩大阅读面和阅读量。随着认知的增长,思维的成熟,阅历的丰富,孩子从小到大读过的那些书籍,终会相互交融,凝聚成一股强大的力量,彰显出应有的价值。

我们在引导阅读时,不妨让孩子多读这些方面的“杂粮”书——

首先是科普。我们每个人都知,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是人类社会得以发展的核心力量。科学技术的进步,离不开科普教育,离不开我们对于科普书籍的阅读。广泛阅读科普书籍,能够让孩子获得更开阔的科学视野,从宏观世界到微观世界,具有更丰富的科学知识,以及更多的科学探究精神,更多的认识世界的科学思维方式。孩子从小接触科普书籍,奠定科普基础,不仅能促进物理、化学、生物等课程的学习效率和考试成绩的提升,更可以奠定他们科学思维的基础。

其次是文学。文学堪称人学,是孩子接受人文教育、提高人文素养的最重要媒介之一。大量阅读文学书籍,对于促进孩子的

精神发育和心灵成长,有着积极而深远的影响。其中,建议孩子多阅读的,是古今中外的经典长篇小说。一部经典长篇小说,往往也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作品,囊括着更广的视野,更高的格局,更多的思考,更大的智慧。……事实证明,一部经典长篇小说带来的收获和滋养,能影响人的一生。

历史也不可偏废。唐太宗李世民有言,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所谓“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意思就是说,将此前的历史当作一面镜子,可以知道历史演变过程中的兴盛和衰亡。我们今天学习历史课程,阅读历史书籍,一方面是为了明晰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更重要的一个方面,是从中总结出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只有掌握了这个规律,我们才能高瞻远瞩,以前瞻性的思维,去决胜未来的社会和人生。

在很多人眼中,哲学无疑是个受人冷落的“无用之学”。但事实上,哲学无处不在,任何人从出生到死亡的整个过程,都与哲学如影随形,不可分离。比如人的思

考行为,就是哲学的重要体现。一个人有着怎样的哲学素养,就有着怎样的思考,进而影响着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形成,影响着为人处世的态度,影响着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很多人为什么人云亦云,盲目跟风,缺乏独立思考的能力?很大程度上,正是缺乏哲学素养。我们在引导孩子阅读时,不但不能忽略掉哲学书籍,而且应该给予哲学足够的重视。

人物传记很重要。人物传记的主人公,往往是人类历史长河中出现的杰出人物,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中做出过重大贡献。人物传记中,记录着主人公的成长轨迹、辉煌成就,也反映着主人公的奋斗精神、成败经验,凝结着主人公的人生智慧、思想精华。……引导孩子阅读人物传记,意义就在于,让孩子以主人公为榜样,向主人公学习,从而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不断超越自我。对于成长中的孩子,任何空洞的励志教育,也比不上一部经典人物传记产生的力量。

“杂粮”营养多,成长很需要!

☞ 新书架

《赛弗尔特诗选——唯有爱情不沧桑》出版



由著名翻译家陈黎、张芬龄伉俪共同翻译的《赛弗尔特诗选——唯有爱情不沧桑》日前由长江文艺出版社(2019年12月版)出版发行。书中选译了捷克著名诗人雅罗斯拉夫·赛弗尔特的代表诗作86首,较全面地反映了诗人一生创作的轨迹与风格。

赛弗尔特(1901—1986),捷克著名诗人,1984年度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创作出版过《泪城》《无线电波》《母亲》《岛上音乐会》《哈雷彗星》《皮卡迪利的伞》《避瘟柱》等30多部诗集,作品歌唱自然、生命、爱情等,艺术风格独特,在世界上享有崇高的声誉。晚年写有回忆录《世界美如斯》,以诗意的文字回顾了自己一生的文学生涯。

郑千山